

44

州
五
廿九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八

道統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紜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有固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而其周流克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

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時。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唐子西嘗於一郵亭梁間見此語。蔡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程。亦不得。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

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箇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直是說夢。只有箇韓文公依稀說得略似耳。○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脩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

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
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
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
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脩
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
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
當世。於是爲不小矣。

勉齋黃氏曰。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於方策。明
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二綱既正。九疇
既叙。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說誣民。克塞仁

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繫者甚大。生而榮死
而哀。秉彝好德之良心。所不能自己也。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
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
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
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
精氣凝而爲形。稟氣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物
而爲情。措諸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
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
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

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

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克。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為本。以欲為戒。此又周子繼孔子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為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

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為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北溪陳氏曰。粵自羲皇作易。首闡渾淪。神農黃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

受中天地爲三綱五常之主。皐陶伊傳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爲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任。乃集群聖之法。作六經爲萬世師。而回參伋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騖於俗學。蓋千數百餘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啓鑰。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

衆鬼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脩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洛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即其遺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群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于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

果齋李氏曰。太極之妙。立乎形氣未具之先。而行乎氣形已具之內。蓋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人之生也。全而得之。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之情。而心兼統焉。以之應事接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者。是則所謂道也。斯道也。無物不有。大而至於天地之運。小而至於一塵之微。不能外也。無時不然。遠而至於古今之變。近而至於一息之頃。不能違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合而言之。萬物體統一太極也。是故自一而萬。則體統燦然而不可亂。自萬而一。則根本渾然而未嘗離。體用一源也。隱顯無間也。朱子之道之至。其與太極為一者歟。蓋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子子思。孟子相與共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為學。其務於

該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者。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寥寥千載。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朱子出。而後合伊洛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賢後賢之道。該徧全體。其亦可謂盛矣。蓋古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為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游之士。或殊其旨。遁而

入於異端者有矣。朱子於是考訂訛謬，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純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觀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後世雖有作者，其不可及也夫。

西山真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古今所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于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

孔子既沒，曾子子思與孟軻氏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年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然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渙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于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迨至我宋，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為己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之所

能爲也哉。天也。

臨川吳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羲農黃帝繼天立極。是謂三皇。道統之傳實始於此。黃帝而後。少皞顓帝高辛繼之。通堯舜謂之五帝。堯舜禹皋君臣也。而並生唐虞之際。所以爲盛也。成湯伊尹生於商之初興。而傳說生於商之中世。文武周召生於周之盛際。而夫子生於周之既衰。夫子以來始不得位。而聖人之道不行。於是始教授弟子。而惟顏曾得其傳。顏子早死。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至周子始有以接乎孟子之傳於千載之下。二程子則師於周子而傳其

學。後又有朱子集周程之大成。是皆得夫道統之傳者也。聖賢繼作。前後相承。吾道正脉。賴以不墜。聖賢

總論

程子曰。氣化之在人與在天。一也。聖人於其間有功用而已。○問揚子云。觀乎天地。則見聖人。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善惡一切。函容覆載。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天地之用也。○聖人之心。如天地之造化。生養萬物。而不尸其功。應物而見於彼。復何存於此乎。○聖人

一言即全體用。不期然而然也。○因是人有可喜則喜之。聖人之心本無喜也。因是人有可怒則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之德無所不盛。古之稱聖人者。自其尤盛而言之。尤盛者見於所遇也。而或以爲聖人有能有不能。非知聖人者也。○惟聖人善通變。○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廉。○聖人濟物之心無窮。而力或有所不及。○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凡人有己必用才。聖人忘己何才之足言。○聖人責己感處多。責人應處少。○聖人

之心未嘗有志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聖人之心雖當憂勞。未嘗不安靜。其在安靜亦有至憂而未嘗勞也。○元氣會則生賢聖。○體道少能體即賢。盡能體即聖。○人多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或曰。賢聖氣象何自而見之。曰。姑以其言觀之亦可也。○聖賢之處世莫不於大同之中有不同焉。不能大同者是亂常拂理而已。不能不同者是隨俗習污而已。○學者必識聖賢之體。聖人猶化工也。賢人猶巧工也。翦綵以爲花。設色以畫之。非不宛然肖之。而欲觀生意之自然則無之也。○聖人愈自卑。而道自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

賢之分也。○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或謂賢者好貧賤而惡富貴。是反人之情也。所以異於人者。以守義安命焉耳。

張子曰。賢人當為天下知。聖人當受命。雖不受知不受命。然為聖為賢。乃吾性分當勉爾。○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於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已也。

五峯胡氏曰。聖人之應事也。如水由於地中。未有可止而不可行。而不行者也。○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大賢之分也。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者。聖人之分也。

朱子曰。聖人萬善皆備。有一毫之失。此不足為聖人。○聖人不知己是聖人。○問聖人憂世覺民之心。終其身至死而不忘耶。抑當憂世覺民。非其時。此意亦常在懷。但不戚戚發露也。若終其身常不忘。則不見聖人胸中休休焉和樂處。若時或恬然不戚戚發露。則又不見聖人於斯人其心相關甚切處。若憂世之心與和樂之心並

行而不悖則二者氣象又爲如何曰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爾○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爲之者學者須識得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若如世俗常情支離巧曲瞻前顧後之不暇則又安能有此等氣象

魯齋許氏曰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無我無人無作爲以天下才治天下事應之而已但精微之理聖人之能事也○天運時刻不暫停聖人明睿所照見於無形非常人智慮所及者○先賢言語皆格言然亦有一時

一事有爲而言者故或不可爲後世法或行之便生弊唯聖人言語萬世無弊雖有爲而言皆可通行無弊

孔子

周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程子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

朱子曰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吞許多不得○問孔子不是不欲仕只是時未可仕曰聖人無求仕之義君不見用只得且恁地做○問孔子當

衰周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無有不可爲之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近溫左氏傳見定哀時。煞有可做底事。問。固是聖人無不可爲之事。聖人有不可爲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爲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又問。孔子當衰周。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曰。聖人却無此心。豈有逆料人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吾不復夢見周公。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時。聖人亦自知其不可爲矣。但不知此等話。是幾時說。據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聖人猶欲有爲也。

○問看聖人汲汲皇皇。不肯沒身逃世。只是急於救世。不能廢君臣之義。至於可與不可。臨時依舊裁之以義。曰。固是。但未須說急於救世。自不可不仕。又問。若據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等語。却似長沮桀溺之徒。做得是。曰。此爲學者言之。聖人做作。又自不同。又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爲否。曰。也不是明知不可。但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苟可以仕。則仕。至不可處。便止。

東萊呂氏曰。禹稷思天下飢溺。由已。飢溺。孔子歷聘諸國。以至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

如此

顏子

程子曰。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有準的。○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處。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矣。○孔子弟子少有會問者。只顏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愚。○顏子

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問陋巷貧賤之人。亦有以自樂。何獨顏子曰。貧賤而在陋巷。俄然處富貴。則失其本心者衆矣。顏子簞瓢。由是萬鐘。由是。○問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夫曰。衰周天地和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

張子曰。顏子知當生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知必至者。如志於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

處又要至。顏子之分必是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麤。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麤。

問顏子初時。只是天資明睿。而學力精敏於聖人之言。皆深曉默識。未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至於所謂卓爾之地。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與聖人生知意味相似矣。不審是否。朱子曰。是如此。○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著工夫否。曰。然。○問顏子比湯如何。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與顏子。雖是同道。禹比顏子又麤些。

顏子比孟子。則孟子當麤看。磨稜合縫。猶未有盡處。○問先生舊言。云顏子優於湯武。如何見得。曰。這般處說不得。據自看。覺得顏子渾渾無痕迹。

南軒張氏曰。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而班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為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略亦可見矣。

問張子云。顏子未到聖人處。猶是心麤。如何。潛室陳氏曰。

聖人心如百分秤。體統光明。查滓渾化。故分毫處皆照。顏子未到查滓渾化地位。猶未免有暗處。故謂之心麤。曾子

程子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曾子傳聖人道。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辯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

測。且易箴之事。非大賢已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曾子易箴之際。志於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同心。

朱子曰。曾子之為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為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為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為謹厚脩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曾子說話。盛水不漏。○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

間應事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了。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却又欠闕。○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

子思

龜山楊氏曰。孔子歿。群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為莊周。其去本浸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

朱子曰。曾子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著。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孟子

程子曰。孟子言己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張子曰。孟子於聖人。猶是麤者。

龜山楊氏曰。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智剛明。

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弱。挾衆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者。宜其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辯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為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為知言也。

和靖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岐未為知孟子者。某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揚子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

五峯胡氏曰。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之大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於橫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強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王所以保天下。必

本諸仁義也。偉哉。○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自孟子而後，天下之人能立身建功就事者，其言其行，豈不皆有合於道。然求如孟子知性者，不可得也。

朱子曰：孟子比之孔門，原憲謹守，必不似他。然他不足以及人，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荅林擇之曰：近略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幹轉。幹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

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荅呂伯恭曰：如孟子論愛牛制產，本末雖殊，然亦聲其說於立談之間。大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理事精麤之別。其所以格君心者，自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爲恐彼逆疑吾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是世俗較計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

南軒張氏曰。孟子在戰國。多眷眷於齊宣王。其去也。又遲遲而不去。只爲齊宣王有好善之資。難爲棄之耳。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似論孔顏曾思孟。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豈第孟子儘雄辯。○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何心。視天

命之改與未改爾。○魯衛齊梁之君不足與有爲。孔孟非不知也。然自任以道。則無不可爲者也。○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爲泰山。許多水。然後爲海。以此未及孔子。○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孔孟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子孟子若爲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翦綵以爲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

可及處○仲尼聖人其道太當定哀之時人莫不尊之
後弟子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不得不辨
也○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說於天下耶將
學孔子耶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間耳顏孟雖
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顏子默識曾
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顏回在陋巷淡然進
德其聲氣若不可聞者有孔子在焉若孟子安得不以
行道爲己任哉○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
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
氣象○孟子之於道若溫淳淵懿未有如顏子者於聖
人幾矣後世謂之亞聖容有取焉○顏子具體顧微耳
在克之而已○孟子生而大全顧未粹耳在養之而已○
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
並○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
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
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上蔡謝氏曰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
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
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
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成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

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誚。當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他。聖人恁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閤閤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冕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強做出來。氣象與孟子渾別。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人之氣象不同。顏子似弱。孟子似強。顏子具體而微。所謂具體者。合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微如易。

知微知彰。微顯闡幽之微。孟子強勇。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正覷著。非孟子恁地手脚也。撐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藐大人等語言。不說出來。所以見他未至聖人地位。○顏子克擴其學。孟子能為其大。孟子之才甚高。顏子之學粹美。

或問古來誰好學。和靖尹氏曰。惟孔子好學。曰。孔子猶好學乎。曰。孔子言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又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豈不是惟孔子好學。孔子又非妄言以欺天下後世者。其次莫

如顏子○問晁以道謂以孔子賢於堯舜私孔子者也。以孟子配孔子卑孔子也。此語如何。曰。不須如此較優劣。惟韓退之說得最好。自堯舜相傳至孔子孟子。軻死不得其傳。便是。

五峯胡氏曰。皇皇天命其無息也。體之而不息者。聖人也。是故孔子學不厭。教不倦。顏子晞夫子。欲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其久於仁矣。○學之道莫過乎繹孔子孟軻之遺文。孔子定書刪詩繫易作春秋。何區區於空言。所以上承天意。下憫斯人。故丁寧反覆三四不倦。使人知所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孟軻氏閑先聖之道。慨然憂世。見齊梁之君。開陳理義。提世大綱。一掃東周五霸之弊。發興衰撥亂之心。其傳聖人之道。純乎純者也。

朱子曰。看聖賢代作。未有孔子。便無論語之書。未有孟子。便無孟子之書。○問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要索學以克之。此莫是才具有異。曰。然。孟子覺有動蕩底意思。○問伊川云。聖人與理爲一。無過不及。中而已。敢問顏子擇乎中庸。未見其止。嘆夫子瞻前忽後。則過不及。雖不見於言行。而亦嘗動於心矣。此亦是失否。曰。此一段說得好。聖人只是一

箇中底道理。問若使曾子爲邦。比顏子如何。曰。想得不似顏子熟。然曾子亦大故有力。曾子子思。孟子大略皆相似。○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煞高。然終不及曾子。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麤。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

永遠。孟子氣象尤可見。○曾子本是魯拙。後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然又雜。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問顏淵仲弓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是煞周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偏於淳篤。而少顏子剛明之意。○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爲他元來見識自高。顏子才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却細膩。

切實。所以學者有用力處。孟子終是麤。○伊川曰。學者須是學顏子。孟子說得麤。不甚子細。只是他才高自至。那地位。若學者學他。或會錯認了他意思。若顏子說話。便可下手做。孟子底。更須解說方得。○問孟子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如養氣處。豈得謂無可依據。曰。孟子皆是要用。顏子曾就已做工夫。所以學顏子則不錯。○問顏子春生。孟子并秋殺盡見。曰。仲尼無不包。顏子方露出春生之意。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也。使此更不露。便是孔子。孟子便如秋殺。都發出來。露其才。如所謂英氣。是發用處都見。○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

潛室陳氏曰。顏子一身渾是義理。不知有人。孟子見義理之無窮。惟知反己。顏子之量無涯。孟子之言有迹。○問謝顯道謂顏子學得親切。如孟子不知顏子所學甚處。與孟子相似。曰。學顏子有依據。孟子才高難學。蓋顏子之學親切。勝如孟子也。

雙峯饒氏曰。顏孟均之爲大賢也。而一可學。一難學者。顏子如和風慶雲。人皆可以即之。孟子如泰山巖巖。可望而不可攀。其規模氣象之不同。亦以氣稟之有異。故也。魯齋許氏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得甚閒暇。

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其勃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孔孟門人

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能至之者也。○強者易抑。子路是也。弱者難強。宰我是也。

或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見。龜山楊氏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苟非其人。則遑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朱子曰。曾點之志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曾點見得事

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箇好朋友行樂。他看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他自見得那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處。此是可樂天理。○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曾次灑落。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曾點有康節底意思。將那一箇物玩弄。○曾點開闔漆雕開深穩。○問曾點氣象。曰。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子路全義理。○孟子極尊敬子路。○夫子乘桴之嘆。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

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甯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爲也。○問孔門學者如子張全然務外。不知如何地學。却如此曰也。干他學甚事。他在聖門。亦豈不曉得爲學之要。只是他資質是箇務外底人。所以終身只是這意思。子路是箇好勇底人。終身只是說出那勇底話。而今學者閑時都會說道理。當如何。只是臨事時依前只是他那本來底面目出來。都不如那閑時所說者。○子張

過高。子夏窄狹。○子張是箇務外底人。子游是箇高簡虛曠。不屑細務底人。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子貢俊敏。子夏謹嚴。但將論語子夏之言看甚嚴毅。孔子門人自曾顏而下。惟二子後來想大故長進。○吳公言偃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話言。類皆簡易踈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誣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足

民之效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問孟子恁地而公孫萬章之徒皆無所得。曰。他只是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曾自去理會。又曰。孔子於門人恁地提撕警覺。尚有多少病痛。

西山真氏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唯四章。合而言之。見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歟。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九

諸儒一

周子

名惇願字茂叔號濂溪

山谷黃氏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嫗嫗。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程子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曰。茂叔窓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延平李氏曰。黃山谷謂周子洒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

有道者氣象

朱子曰。山谷謂周子洒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耶。只如此有道者胸懷表裏亦自可見。○先生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為官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先生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無百錢之儲。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濂溪清和。李通云。其學精慤深密。孔經甫嘗祭以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墓碑亦謂其精密嚴恕。氣象可想矣。○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劉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問周子是從上面先得。曰。也未見得是恁地否。但是周先生天資高。想見下面工夫也不大故費力。○今人多疑濂溪出於希

夷。鄭可學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曰。張忠定公嘗云。公事有陰陽。此說全與濂溪同。忠定見希夷。蓋亦有些來歷。但當時諸公知濂溪者。未嘗言其有道。曰。此無足怪。程太中獨知之。曰。然。又問明道之學。後來故別。但其本自濂溪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耳。但不如後來程門授業之多。曰。當時既未有人知。無人往復。只得如此。○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爲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駑馬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

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以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先生之學。性諸天。誠諸己。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又得二程以傳之。而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鄉之。○贊先生像曰。道喪千載。聖遠言堙。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南軒張氏曰。濂溪始學陳希夷。後來自有所見。其學問如

此而舉世不知。爲南安獄掾。日惟程太中始知之。可見無分毫矜誇。此方是朴實頭下工夫底人。○自孟子沒。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尊敬孔孟而講習六經。至攷其所得。則不越於詁訓文義之間而止矣。於所謂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况睹其大全者哉。惟周先生出乎千載之後。而有得於太極之妙。今其圖與書具存。道學有傳。實在乎此。○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

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濂溪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為至靈。而性之為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為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予以復明。○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寔自得於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主靜之為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脩為者。故其所養。內充闔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於時。而蒞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

性理大全書卷三十九
四
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
○去古益遠。儒學陵夷。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而詖淫邪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其形。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

北山陳氏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夫子歿。門人各以所聞傳道于四方者。其流或少差。獨曾子子思之傳。得其正。子思復以其學授孟軻氏。斯時也。百氏之說昌矣。孟軻氏歿。又曠千載而泯不傳。濂溪周子出。始發明孔子易道之蘊。提其要以授哲人。既又手為圖。筆為書。然後孔氏之傳復續。凡今之學。知有孔氏大易之蘊。大學中庸七篇之旨。歸者皆自先生發之。先生之功。在後學深長且遠者。以此也。

鶴山魏氏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濬闡明。而聖道

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
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於是知身之貴
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
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
亦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也○濂溪奮乎百世
之下始探造化之至蹟建圖著書闡發幽秘即斯人日
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
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
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二程親得其傳
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嗣往聖

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於宋朝而超
出乎百代功用所關誠爲不小

臧氏格曰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傳匪由知索神交心契
固已得其本流不然嗜溪流之紺寒愛庭草之交翠體
夫子之無言窮顏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嘯嘯之
耶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
不墮於荒忽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其
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誣功用豈不偉哉

程子

名顥字伯淳號明道

伊川序先生行實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

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
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
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
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義言蓋不足以形容其行
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
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自十五六時聞
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
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
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
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

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
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
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
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
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
微而不可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
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
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
自覺也是皆正路之秦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
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

也。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其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

藍田呂氏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應之以是心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

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敢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小官有所不屑。

廣平游氏曰。時有同明道先生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為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覆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

或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做天下一

人看龜山楊氏曰。固是

上蔡謝氏曰。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有見。先生在鄂縣作簿
時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旁人不識
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看他胸懷直是好。與曾點底
事一般。又詩云。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窓日已紅。萬
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
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明
道門擺脫得開。為他所過者化。

華陽范氏曰。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
鍵。直觀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
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
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

河間劉氏曰。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溢於面背。樂易多
怒。終日怡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河南朱氏曰。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
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
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
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先生得
聖人之誠者也。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學濟三才而

不自以爲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不
自以爲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
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
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非所
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是歟。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
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
流。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
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
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而所有不試其
萬一

河間邢氏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聲鏗
然。怒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貌清明
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妙造
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怒蓋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
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

武夷胡氏曰。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
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予豈若是小丈夫哉。諫於其君
而不受。則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
氣象。則別明道却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
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申公。又詩寄溫公。其意直

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於去就。又却分明。不放過一步。

范陽張氏曰。明道書牕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意。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

陳恬贊曰。賢哉先生。始於孝弟。孝薦於親。弟友其弟。推以治人。不爲而化。民靡有爭。揖讓于野。移之事君。謹言忠謨。姦邪之言。感動欬歔。舉以教人。粹然王道。天下英材。

躬服允蹈。本以正身。惟德溫溫。如冬之日。如夏之雲。終其默識。洞暢今古。鈎深窮微。該世之務。賢哉先生。超然絕倫。大用甚邇。胡奪之年。先生之道。不在其弟。方其初起。天下咸喜。今其西矣。天下懷矣。誰爲有力。進之君矣。俾行其道。覺斯民矣。

朱子曰。明道說話。渾淪煞高。學者難看。○明道說底話。恁地動。彈流轉。○贊先生像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子名頤字正叔號伊川

司馬光呂公著嘗言於朝曰。程頤之為人。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又曰。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也。公著又言曰。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群之姿。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

王巖叟嘗言於朝曰。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又曰。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累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

有嘉言以新聖聽。

明道嘗曰。異日能尊師道。是吾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不敢讓。

或謂自秦漢以下。卓乎天下之習。不能救也。程正叔而已。觀正叔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一箇是底道理。自然不墮流俗中。龜山楊氏曰。然觀其論婦人。不再適人。以謂寧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明。如何敢說這樣話。

邵氏伯溫曰。先生嘗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懼。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問之曰。心存誠敬爾。

河南朱氏曰。伊川先生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

之爲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

胡安國言於朝曰程頤脩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私相傳習其後門人稍稍進用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勵而其間志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分黨相排衆論洶洶深誚其徒而乃上及於頤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

應事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不明矣士學宜師孔孟此其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

范陽張氏曰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賢氣象如曰孔子元氣也顏子景星慶雲也孟子有泰山巖巖氣象自非以心體之安能別白如此

朱子曰先生遊太學時胡翼之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

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先生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問前輩多言伊川似孟子曰不然伊川謹嚴雖大故以天下自任其實不似孟子○問程先生當初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爲可必信先王之道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何也曰也不得不恁地說如今說與學者也只得教他依聖人言語恁地做去待他就裏面做工夫有見處便自知得聖人底是確然

恁地○有咎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者再三誦之先生不以爲然也因坐復嘆曰公恨伊川著書不以示人某獨恨當時提撕也不緊故當時門人弟子布在海內炳如日星自今觀之皆不滿人意只今易傳一書散滿天下家置而人有之且道誰曾看得他箇果有得其意者否果曾有行得他箇否○問伊川臨終時或曰平生學底正要今日用伊川開目曰說要用便不是此是如何曰說要用便是兩心○書伊川帖曰近世學者閱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耳况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決不能道

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即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以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原。能及是耶。○贊先生像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張子曰。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以下總論二程
○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

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伊川可如顏子。然恐未如顏子之無我。

滎陽呂氏曰。二程之學。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而已。必欲學而至於聖人。

嵩山晁氏曰。伊川嘗謂明道云。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云。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武夷胡氏曰。程氏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指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程氏之行。其

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不顧也○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爲有不通處曰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願聞之志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

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

五峯胡氏曰二程倡久絕之學於今日其功比於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

馮氏忠恕曰王霖言明道伊川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顧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

朱子曰明道伊川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脩其

身而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沉迷而內之聖賢之域其視一時之事業詞章論議氣節所繫孰爲輕重所施孰爲短長當有能辨之者○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

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濂溪在當時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獨知之明道當初想明得煞容易便無那查滓只一再見濂溪當時又不似而今有許多言語出來不是他天資高見得易如何便明得或問遺書中載明道語便自然洒落明快曰自是他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却只管脩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想無許多事嘗見門人有祭明道文云先生欲著樂書有志未就不知其書

要如何作○問明道濂溪俱高不如伊川精切曰明道
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濂溪也精密不知其他
書如何但今所說這些子無一字差錯○明道之言發
明極致通透洒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
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
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
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
道之不同○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功夫造極
可奪天巧○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明道所見甚
俊偉故說得較快初看時便好子細看亦好○明道言

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其說大處自
與伊川合小處却時有意見不同○問明道曾看釋老
書伊川則莊列亦不曾看曰後來須著看不看無緣知
他道理○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
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
時作是時遊山許多詩甚好○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
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
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問明道
到處響應伊川入朝成許多事此亦可見二人用處曰
明道從容伊川都挨不行問伊川做時似孟子否曰孟

子較活絡。問孟子做似伊川否。先生首肯。○或謂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公耳。曰先覺相傳之祕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授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

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為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問學於明道恐易開。發學於伊川恐易成就。曰在人用力。若不用力。恐於伊川無向傍處。明道却有悟人處。○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之善想象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象者也。今之想象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豈徒想象而已哉。必還以驗之吾身者如何也。若言論風旨則誦其詩讀其

書字字而訂之。句句而議之。非惟求以得其所言之深。旨將併與其風範氣象皆得之矣。○某自十四五時讀程張書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自信其必然也。

南軒張氏曰。二程先生始嘗受學于周先生。而其自得之深。克養之至。精粹純密。更益光大。聖門之大全。至是發明無遺憾矣。○讀諸先生之書。惟覺二程先生完全精粹。愈讀愈無窮。不可不詳味也。○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書反覆讀之。則可以見。蓋

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益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二先生其猶一氣之周流乎。何其理之該而不偏。辭之平而有味也。讀遺書易傳。他書真難讀也。

張子 名載字子厚號橫渠

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某接人治一作談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子厚才高。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問子厚立言得無有幾於迫切者乎。曰。子厚之為人。謹且嚴。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則寬宏舒泰。有不及也。然孟

子猶有英氣存焉。是以未若顏子之懿。渾然無圭角之
可見也。○其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
馬君實。○子厚之氣似明道。○答橫渠書曰。所論大槩
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
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睿所
照者。如目所睹。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
約見彷彿耳。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
自當條暢。

呂晦叔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皆宗
之。神宗即命召見。問治道。皆以復三代爲對。他日見執
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
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
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嘿
然。

藍田呂氏曰。先生志氣不群。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
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
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
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
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足也。於是又訪諸
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

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東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晚自崇文移疾西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湏臾息。亦未嘗湏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而自得之者。窮神知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先生氣

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廣平游氏曰。子厚學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明道曰。慶今之時。當隨其資教之。雖識有明暗。亦各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

或論橫渠龜山楊氏曰。正叔先生亦自不許他。曰。先生嘗言自孟子之後。無他見識。何也。曰。如彼見識。秦漢以來。

何人到得

和靖尹氏曰。橫渠昔在京。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撤去虎皮。曰。吾平日與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乃歸陝西。

或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朱子曰。也是如此。更有多少病。良久曰。人便是被一箇氣質局定。變得些子了。又有些子。變得些子。又更

有些子。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他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曾熟。不是學箇恭。又學箇安。○橫渠云。吾學既得於心。則脩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看來理會道理。湏是說得出。一字不穩。便無下落。所以橫渠中夜便筆之於紙。只要有下落。而今理會得。有下落底。臨事尚脚忙手亂。況不曾理會得下落。橫渠如此。若論道理。他却未熟。然他地位却要如此。高明底則不必如此。○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以孔子爲非生知。渠蓋執好古敏以求之。故有此說。不知好古敏以求之。非孔子做不得。○問橫渠

之教以禮爲先。其恐謂之禮。則有品節。每遇事須用秤。停當禮方可遵守。初學者或未嘗識禮。恐無下手處。敬則有一念之肅。便已改容更貌。不費安排。事事上見得此意如何。曰。古人自幼入小學。便教以禮。及長自然在規矩之中。橫渠却是以官法教人禮也。易學。今人乍見。往往以爲難。其嘗要取三禮編成一書。事多蹉過。若有朋友。只兩年工夫可成。○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爲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已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因舉曾子任重道遠一段。曰。子思曾子直恁地方。被他打得透。○問

程張之門於六經多指說道之精微。學之要領。與夫下手處。雖甚精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便覺規模狹了。曰。橫渠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功者。近看得橫渠用工最親切。真是可畏。○問橫渠似孟子否。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又問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又曰。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或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大程亦不及。曰。不然。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的。處儘好。且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大段寬而不切。如橫渠說心統性情。這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

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曾子剛毅立得牆壁在。而後可傳之子思孟子。伊川橫渠甚嚴游揚之門倒塌了。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贊先生像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令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邵子名雍字堯夫號康節

程子曰。邵堯夫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為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雨。

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敢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又曰。先生之

學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純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謂周純明曰。吾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周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堯夫於物理上儘說得亦大段漏泄他天機。○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言來。真是無端。又如言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元古未有人道來。○堯夫詩

性理大全書卷三十一
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真風流人豪也。又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不止風月言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為皆有理。故要得從心妄行。總不妨。堯夫又得詩云。聖人喫緊些兒事。真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着裏。何必如此。○世之博文強識者衆矣。其終未有不入於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堯夫而已。然其說之流。亦未免於有弊也。○子厚堯夫之學。善自開大者也。堯夫細行或不謹。而其卷舒運用亦熟矣。○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

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

上蔡謝氏曰。邵堯夫直是豪才。嘗有詩云。當年志氣欲橫秋。今日看來甚可羞。事到強為終屑屑。道非心得竟悠悠。鼎中龍虎忘看守。碁上山河廢講求。又有詩云。斟有淺深存變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此人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學須是天人合一始得。又有詩云。萬物之中有一身。一身中有乾坤。能知造化備於我。肯把天人別立根。夫向一中分體用。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人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問此詩如何。曰。說得大體亦是。但不免有病。不

合說一中分體用。又問曰。此句何故有病。曰。昔富彥國問堯夫云。一從甚處起。曰。公道從甚處起。富曰。一起於震。邵曰。一起於乾。問兩說如何。曰。兩說都得。震謂發生。乾探本也。若會得天理。更說甚一二。○問堯夫所學如何。曰。與聖門却不同。問何故却不同。曰。他也只要見物理到逼真處。不下工夫。便差却。問何故却不着工夫。曰。爲他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功。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脩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

貴其術。堯夫喫不過。一日問伊川曰。今歲雷從甚處起。伊川曰。起處起。如堯夫必用推筭。其更無許多事。邵即默然。

和靖尹氏曰。康節之學。本是經世之學。今人但知其明易數。知未來事。却小了他學問。如陳叔易贊云。先生之學。志在經綸。最爲盡之。

呂氏家塾記曰。邵堯夫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爲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中間州府以更法不餉餽。寓賓

乃為薄粥以代之。好事者或載酒以濟其乏。嘗有詩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為之。不牽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為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公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懽然如親。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

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張氏嶠

曰。先生少受學於北海李之才。挺之。又游河汾之

曲。以至淮海之濱。涉於濟汶。達於梁宋。苟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乃退居共城。廬於百原之上。大覃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成。大名王豫天悅博達之士。尤長於易。聞先生之篤志愛而欲教之。既與之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捨其學而學焉。北面而尊師之。衛人乃知先生之為有道也。年三十餘。來游于洛。以為洛邑天下之中。可以觀四方之士。乃定居焉。先生清而不激。和而不流。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

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大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先生之教人。必隨其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或聞其言若不適其意。先生亦不屑也。故來者多而從者少。見之者衆而知之者尚寡。及接之久。察其所處。無不中於理。叩其所有。愈久而愈新。則皆心悅而誠服。先生未嘗有求於人。或餽之以禮者。亦不苟辭。洛人爲買宅。丞相富公爲買園以居之。年六十始爲隱者之服。隆寒盛暑。閉門不出。曰非退者之宜也。其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而釋老

技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歐陽氏棐曰。康節邵先生嘗以爲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

朱子曰。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

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
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踈處。康
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却於大體上有未瑩處。劉用之云。
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橫
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其嘗說此便
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程邵之
學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
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
不同而遽貶之也。又曰。康節之學。挾摘窈微。與佛老之
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污染。此其所見必

有端的處。比之溫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矣。○
或言康節心胸如此快活。如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曰。他
是甚麼樣做工夫。○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
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夫之為人。曰。邵子這道理。
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
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箇甚。後敢如此。因誦其
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
○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黃直
卿云。其詩多說閑靜樂的意思。大煞把箇事了。曰。這箇
未說聖人。只顏子之樂。亦不恁地看他。詩篇篇只管說

樂次第樂得來厭了。聖人得底。如喫飯相似。只飽而已。他却如喫酒。又曰。他都是有箇自私自利底意。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之說。○康節詩儘好看。揚道夫問舊張無垢。引心贊云。廓然心境大。無倫盡此規模。有幾人。我性即天天。即性莫於微處起。經綸不知如何。曰。是殆非康節之詩也。林少穎云。朱內翰作問何以辨。曰。若是真實見得。必不恁地。張皇道夫曰。舊看此意。似與性為萬物之一原。而心不可以為限量。同曰。固是。但只是摸空說。無着實處。如康節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多少平易。實見得者。自別。又問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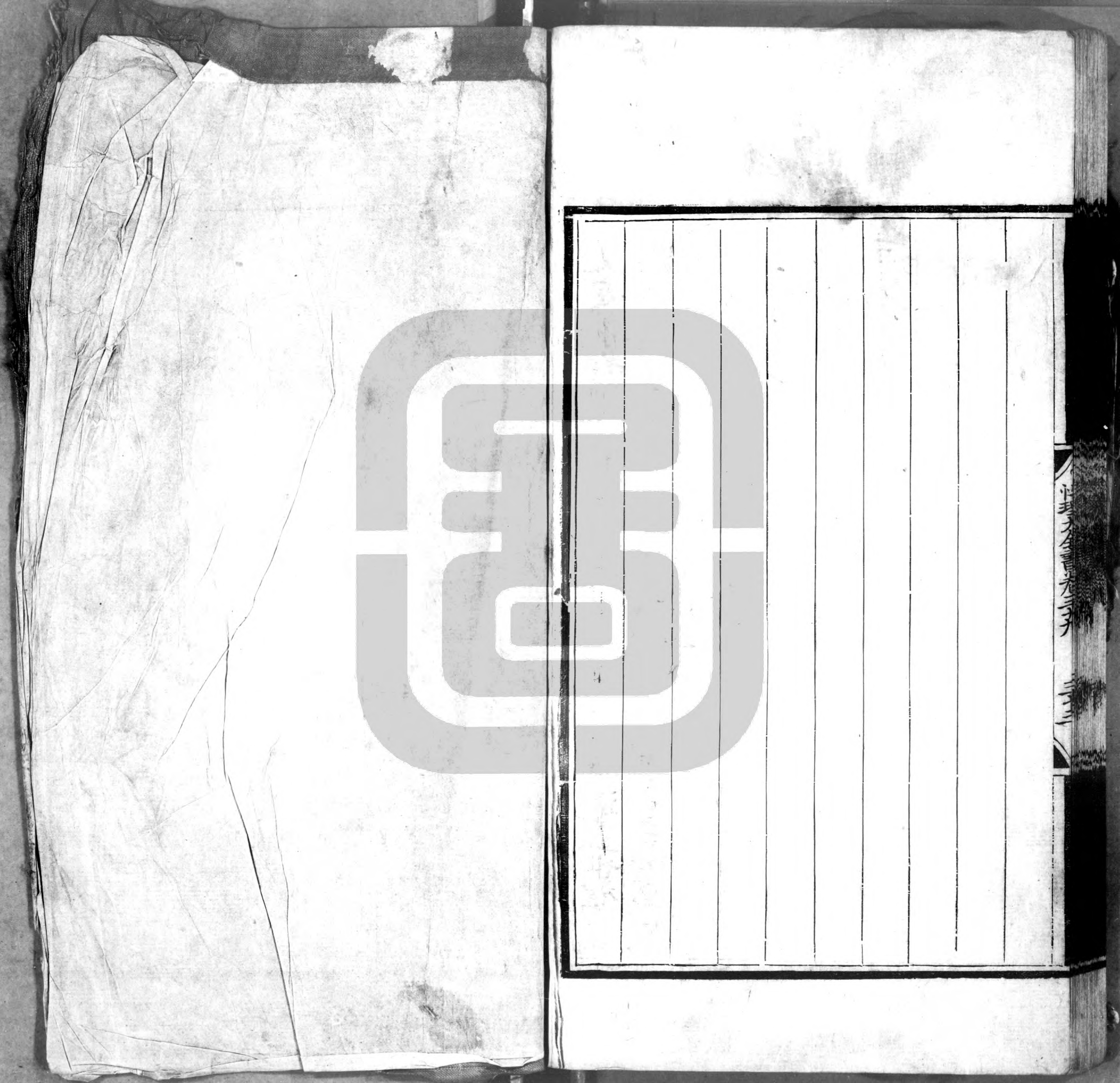
中分造化。曰。本是一箇。而消息盈虛。便生陰陽。事事物物皆恁地。有消便有息。○問康節詩。嘗有莊老之說。如何。曰。便是他有些子這箇。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嘗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曰。他又說經綸如何。曰。看他只是以術去處。得這事恰好無過。如張子房相似。他所以極口稱贊子房也。二程謂其粹而不雜。以今觀之。亦不可謂不雜。曰。他說風花雪月。莫是曾點意思否。曰。也是見得眼前這箇好。曰。意其有與自家意思一般之意。曰。也是他有這些子。若不是却淺陋了。○邵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

物皆有造化○邵堯夫六十歲作首尾吟百三十餘篇
至六七年間終渠詩玩侮一世只是一箇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之意○或問康節詩曰施為欲似千鈞弩磨礪
當如百鍊金問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
在漢謾說一句當時承當者便湏百碎○康節詩云幽
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凰聖人道其常也只是
就那光明處理會說與人那幽暗處知得有多少怪異
○康節以品題風月自負然實強似皇極經世書○問
先生湏得邵堯夫先知之術先生久之曰吾之所知者
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

又安能知耶○贊先生像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
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醉裏乾
坤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九





書

中華書局影印

封